

義大利外交政策的改變與持續—— 第二任的貝魯斯科尼政府（2001-2006）

張 孟 仁*

摘 要

貝魯斯科尼順利完成五年的執政，是義大利政治史上鮮有的壯舉。本篇文章檢視第二任貝魯斯科尼政府的外交政策：第一部分先探討義大利冷戰後的一貫外交政策傳統；接著檢視貝魯斯科尼政府的外交作為來評估其外交政策是否親美遠歐，改變了傳統義大利外交支柱；最後，結論歸結貝魯斯科尼改變了義大利的外交傳統，且其外交政策的特性為商業優先、致力於發展雙邊關係、亟欲扮演橋樑角色與突出義大利的國際角色。

關鍵詞：義大利、外交政策、貝魯斯科尼、大西洋主義與歐洲主義

* 義大利國立 Siena 大學比較歐洲政治所博士候選人

前言

貝魯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是一位相當有爭議性的義大利總理，本人是義大利政治史上第一位最長壽的總理，是一位義大利富翁，擁有三家電視台¹，並持有一支足球隊，且身背賄賂指控，毀譽參半。然而不容否認，他在義大利有其個人魅力，諸多文章都以其為焦點作分析。²更難能可貴的莫過於，貝魯斯科尼順利完成五年執政，此壯舉受到許多學者廣泛的討論與注目。³

貝魯斯科尼在 2001 年 5 月上任後，鑑於第一次執政（1994 年）的失敗經驗，聲明外長一職將會由中右與中左聯盟都支持的人選出任，並聲稱歐盟與大西洋聯盟將會是義大利一貫外交政策的主軸。⁴於此，中右派的貝魯斯科尼政府推薦由魯傑羅（Renato Ruggiero）出任外長，以化解內部及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國家的疑慮。⁵魯傑羅曾任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秘書長，且不屬執政聯盟的任何一員，無黨派包袱的背景，順理成章勝任外長一缺。然則，2002 年初魯傑羅驟然宣布辭職，並抨擊疑歐派的內閣閣員迫使他難以推行義大利一貫

¹ 1980 年成立第一家義大利全國性的私人電視台 Canale5，並在 1982 年和 1984 年新添兩個頻道 Italia1 和 Rate4。

² Franca Roncarolo, "Campaigning and Governing: An Analysis of Berlusconi's Rhetorical Leadership," *Modern Italy*, Vol. 10, No. 1, 2005, pp. 75-93; Marco Tarchi, *L'Italia populista, dal qualunquismo ai girotondi* (Bologna: il Mulino, 2003); Paul Ginsborg, *Berlusconi: ambizioni patrimoniali in una democrazia mediatica* (Turin: Einaudi, 2003); Elisabetta Brighi, "One Man Alone? A Longue Durée Approach to Italy's Foreign Policy under Berlusconi,"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41, No. 2, 2006, pp. 278-297.

³ Duncan McDonnell and Dandiele Albertazzi, "Introduction: Enough Vaccine? The Berlusconi Years," *Modern Italy*, Vol. 10, No. 1, May 2005, pp. 3-8.

⁴ "Victorious Berlusconi Pledges New Era of Change for Italy," *Financial Times*, May 14, 2001, p. 5.

⁵ 他是由義大利總統 Carlo Azeglio Ciampi 與飛亞特集團(FIAT)總裁 Gianni Agnelli 所推薦。參閱 Donatella Campus, "La formazione del governo Berlusconi," in Gianfranco Pasquino (ed.), *Dall'Ulivo al governo Berlusconi. Le elezioni del 13 maggio 2001 e il sistema politico italiano* (Bologna: il Mulino, 2002), pp. 275-294.

的外交政策。⁶此舉令歐洲盟友譁然，令義大利的歐洲政策走向備受質疑。再有甚者，貝魯斯科尼政府親美遠歐的頻舉亦啓人疑竇，學者們的看法莫衷一是，大部分認為貝氏脫離義大利傳統外交政策，也有少數持相反看法。

此篇文章將檢視貝魯斯科尼在第二次執政的這五年間（2001-2006）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以義大利傳統與冷戰後一貫的外交政策為底，先簡述義大利戰後傳統的外交政策與主要做外交決策的單位，解釋為何義大利以往其他政府皆遵循所謂的傳統對外政策：旨在說明戰後義大利因長期由天主教民主黨執政，因此對外政策變更不大，且義大利往往在傳統的外交兩大支柱—大西洋聯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與歐洲整合路線中尋找利基。次而檢驗貝魯斯科尼政府五年來的外交作為以評估其是否背離義大利外交政策的延續性？主要觀察重點將以兩大外交支柱為主，其他外交重點為輔，細究導致貝氏改變外交政策的原因。結論方面筆者針對傳統義大利外交政策軸心：大西洋聯盟、對歐路線、參與聯合國多邊行動與維護義大利的地緣區域（地中海、中東、巴爾幹與北非等）利益等討論貝魯斯科尼政府是否維持一貫政策，並歸納貝氏外交政策的特色與其對爾後外交政策之影響。

筆者大抵同意多數學者所言，貝魯斯科尼的確改變了義大利的外交政策，但幅度僅止於過度強化大西洋聯盟關係而淡化對歐路線，其他外交軸心未有大變動。窺其究竟：商業外交考量、極力發展雙邊關係、扮演折衝角色（*Mediazione*）與把義大利帶上國際外交舞台的第一線等特色大抵涵蓋了貝魯斯科尼政府的外交方針。

壹、文獻回顧

針對第二任貝魯斯科尼政府是否背離義大利傳統外交路線，相關著作汗牛充棟。瓦爾森（J. Walston）教授稱義大利外交政策

⁶ Sergio Rizzo, “Che tristezza lo scetticismo del mio governo,” *Corriere della Sera*, January 3, 2002, p. 4; “France urges Italy to restate EU credentials,” *Financial Time*, January 6, 2002, p. 5.

在第二共和時有著實的改變，即使兩大支柱（大西洋聯盟與歐洲）未改變甚多，但是彼此相對重要性的性質則因政府更替而有了變化，且貝魯斯科尼的領導風格，讓義大利外交政策蒙上了污點。⁷克羅奇（Osvaldo Croci）則在他一篇文章中討論到貝魯斯科尼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否美國化時表示：義大利外交政策並未實質改變，純粹只是貝魯斯科尼的個人風格，其非外交式的發言，致使大家認為義大利外交政策於第二任貝魯斯科尼政府時被改頭換面。他進而辯護：畢竟在伊拉克駐軍維和一事，義大利卡在法國與德國軸心及美國之間，卻期盼維持昔日歐洲與美國的關係，考慮如果同德法立場一致孤立英國，只會讓義大利一直以來積極推動歐盟共同安全政策更加遙遠難以成形。在此考量下貝魯斯科尼背棄歐洲立場而傾向美國，但其實對貝魯斯科尼而言是兩難的抉擇。其次，克羅奇從義大利歷史上與美國過從甚密的關係來否定貝魯斯科尼的親美絕對不是義大利外交政策的大改變，僅是依循傳統。⁸隔年，克羅奇在貝魯斯科尼政府完成五年任期時，撰文再度否認大部分的學者稱貝魯斯科尼政府改變了義大利傳統外交政策，其實是過言了。除了兩外交意外插曲外，大體而論，貝魯斯科尼政府依舊遵循歐盟政策，未做更弦，只是貝氏的個人化外交使人誤認為義大利改變了以往的外交傳統。他更為其他學者咸認貝魯斯科尼過分親美作出辯護，認為支持推翻塔里班政權與伊拉克的駐軍並非僅是中右派的貝魯斯科尼政府私相授受，大部分的中左派亦同意其方案，況且這是前任中左派政府的做法，貝氏蕭規曹隨而已，有鑑於此不能斷定貝氏政府對外交政策改弦更張。⁹

筆者卻認為，克羅奇的結論僅是他個人想法，並不能完全推翻貝魯斯科尼的確較以往政府親美甚於親歐，貝魯斯科尼政府的疑歐舉動與在在親美言論，多少可以看出貝氏政府的外交動向，何況克羅奇忽略了在義大利外交傳統中對大西洋路線與歐外交路

⁷ James Walston, “Ital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Republic: Changes of Form and Substance,” *Modern Italy*, Vol. 12, No. 1, 2007, pp. 91-104.

⁸ Osvaldo Croci, “The Americanization of Ital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Vol. 10, No. 1, 2005, p. 18.

⁹ Osvaldo Croci, “Much Ado about Little: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second Berlusconi Government,” *Modern Italy*, Vol. 10, No. 1, May 2005, pp. 59-74.

線其實是不相上下互為平衡，並非其中一環勝過另一環。

安德列阿塔與布里奇（Andreatta F. and Brighi E.）皆認為，貝魯斯科尼政府的外交政策親美甚於親歐，尤其是貝魯斯科尼的個人外交色彩濃厚。¹⁰阿里波尼（Aliboni R.）也撰文指出，貝魯斯科尼奉新大西洋主義為優先。¹¹沙科（Giuseppe Sacco）曾大加讚揚貝魯斯科尼拉近歐洲與俄羅斯的關係，盛讚貝魯斯科尼與普京、布希及其他領袖的私人情誼，稱貝魯斯科尼的外交政策有其一定的成果，但也呼籲不能背離歐洲。¹²義良契（Piero Ignazi）稱貝魯斯科尼改變歐盟與美國在義大利外交政策的地位，奉美國為優先，而對歐盟有疑慮。¹³沃芙（Elisabetta Cassina Wolff）的論文卻認為，貝魯斯科尼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延續義大利傳統，並未改變本質，只是其論文討論到 2002 年的貝魯斯科尼政府，未能就整體貝氏政府的外交政策歸納出結論。¹⁴義大利外交評論家羅馬諾（Sergio Romano）於去年曾對貝魯斯科尼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做了總結：貝魯斯科尼是將義大利傳統外交政策的優先次序做了大調整的第一人。¹⁵摩利西（Paolo Morisi）以三事件——反對歐洲共同防衛政策、反對歐盟憲法與支持伊拉克駐軍——來斷定貝魯斯科尼改變了義大利傳統的外交政策，¹⁶努提（Nuti L.）也持相同論點認為貝魯斯科尼背離歐洲整合的支柱。¹⁷安德列阿塔

¹⁰ Andreatta Filippo and Elisabetta Brighi, "The Berlusconi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y: the first 18 months," in Jean Blondel and P. Segatti (eds.), *Italian Politics: The Second Berlusconi Government* (New York: Bergahn, 2003), pp. 221- 236.

¹¹ Roberto Aliboni, "Neo-nationalism and neo-Atlanticism in Italian foreign policy,"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38, No. 1, 2003, pp. 81-90.

¹² Giuseppe Sacco, "L'Italia nel quadro globale," *Ideazione*, No. 6, 2002, pp. 88-96.

¹³ Piero Ignazi, "Al di là dell'Atlantico, al di qua dell'Europa. Dove va 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il Mulino*, Vol. 704, No. 6, 2004, pp. 267-276.

¹⁴ Elisabetta Cassina Wolff, "La politica estera del governo Berlusconi in Italia: Continuità o frattura?" *Europa-programmet Working Paper* (Università di Oslo, 2002), pp. 998-1007.

¹⁵ Sergio Romano, "Berlusconi: il rovesciamento delle priorità tradizionali Affari internazionali,"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41, No. 2, 2006, pp. 101-108.

¹⁶ Paolo Morisi, "The Second Berlusconi government, the parties and the president: Anew European policy?" *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Vol. 8, No. 3, 2006, pp. 327-341.

¹⁷ Leopoldo Nuti, "The richest and farthest master is always best," in David M.

(Filippo Andreatta) 稱貝魯斯科尼的外交純粹是他個人化的行為，意為取悅大眾甚於訂定一條堅定而持久的外交路線。¹⁸前義大利駐黎巴嫩大使卡西尼 (Giuseppe Cassini) 更以法文、英文、西班牙文報紙報導分析貝魯斯科尼等負面資料，舉證歷歷抨擊貝氏的個人外交失誤與過度親美，導致義大利進入外交衰落期 (declino)。¹⁹

以上學者的分析，均著重於貝魯斯科尼是否將義大利外交政策中的對美與對歐路線改弦更張，卻未對貝魯斯科尼的外交政策特點作一整合。有鑑於此，本文除分析解釋貝魯斯科尼政府整體外交政策的改變與延續外，另就貝氏外交政策之作用與可能的後續影響與其外交政策的特色作一總結。

貳、義大利戰後的外交傳統

外交政策在義大利一直不是佔重要角色，即便義大利是世界七大工業國之一，但自知僅是中等強權。究其原因乃其外交政策是政黨利益妥協下的產物，並非真正想為義大利建立對外政策。義大利的外交政策受到國內政治長期不穩定的強烈影響，政黨間意識形態迥異，妥協困難，因此氣氛難成。²⁰受限於政黨間對大西洋聯盟與歐洲整合立場相異，迫使義大利的外交政策成為政黨惡鬥下的犧牲品，難以持續。²¹義大利政府很難將外交政策從內部政治鬥爭中抽離出來。²²

天主教民主黨 (Partito Democrazia Cristiana) 長期執政，但受

¹⁸ Andrews (ed.), *The Atlantic Alliance under Stress: US-European Relations after Iraq*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5), p. 195.

¹⁹ Filippo Andreatta e Elisabetta Brighi, *op. cit.*, pp. 264-265.

²⁰ Giuseppe Cassini, *Gli Anni Del Declino: La politica estera del governo Berlusconi (2001-2006)* (Roma: Bruno Mondadori, 2007).

²¹ Filippo Andreatta e Elisabetta Brighi, *op. cit.*, p. 263.

²² Nicolò Conti, “Party conflict over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Italy: a new dimension of party,” *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Vol. 8, No. 2, 2006, pp. 217-233.

²³ Martin J. Bull and James L. Newell, *Italian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pp. 210-226.

限於國內義共的掣肘與國際上蘇聯的安全威脅，同時面對戰後義大利經濟復甦的渴求，於是大西洋支柱與歐洲整合支柱遂成其外交政策的軸心。假大西洋支柱來圍堵國內義共勢力與尋求逃脫蘇聯陰影下之安全保護傘；歐洲支柱則提供社會文化與經濟方面的支援。²³傳統天主教民主黨的外交思維即在此兩大支柱尋求利基，外交決策模式依此兩大支柱作考量。

在此，另簡述義大利外交決策的主要單位與角色。阿提納教授（Fulvio Attinà）在《政府與議會在義大利外交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書中，勾勒出義大利主要做外交決策單位如下：總理、外交部正副部長、國防部正副部長、國際貿易部正副部長與參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Commissioni Affari Esteri della Camera dei Deputati e del Senato, CAE）。²⁴其中，參眾議院與參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握有決策最後的決定權，而外交委員會聽取政黨領袖的正反意見。²⁵此外，在阿提納一書中所做的調查（受訪者為政府官員、外交部、參眾議會的外交委員會）中，直指政黨扮演義大利外交政策形成過程中真正的核心角色。²⁶這正呼應了前面所云，義大利外交政策的產出與政黨利益息息相關。

一、二戰後義大利的外交政策重點

二戰後及冷戰期間，義大利的外交主要致力於與西方國家結盟，且盡量保持低調不挑釁蘇聯，透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提供的安全保護傘，讓義大利無須在安全問題上大費周章。²⁷值此期間，義大利與美國的關係非比尋常，在北約的保護傘下尋求美國的軍事保護，同時提供美國在義大利設置軍事基地。美國不但提

²³ 當時在阿提納一書所做的調查中，訪問義大利外交部官員詢問義大利的外交政策與定位為何？官員們揭陳大西洋支柱與歐洲整合為義大利外交政策的主軸，透過結盟的選擇，義大利在地緣政治上偏向歐洲大陸甚於歐洲地中海，但是不容否認地中海亦是義大利的外交重點。參閱 Fulvio Attinà, *Governi e Parlamenti nella formazione d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Catania: Cooperativa Universitaria Libraria Catanese, luglio 1982), p. 30.

²⁴ *Ibid.*, pp. 11-15.

²⁵ *Ibid.*, pp. 24-25.

²⁶ *Ibid.*, p. 28.

²⁷ Filippo Andreatta e Elisabetta Brighi, *op. cit.*, p. 263.

供安全保障，亦幫天主教民主黨防堵義共奪權，當時美國所提供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經援，即有此意。²⁸外交政策中的大西洋支柱，說白了就是保持與美國的關係。

歐洲支柱的萌芽，得回顧到1948年7月斯皮聶利秉持著「歐洲主義」參與海牙的歐洲峰會，討論旨在互相防衛抵抗侵略的布魯塞爾條約，然而卻因義大利加入美國所提供的馬歇爾計畫，認為無須參加布魯塞爾條約，因而未參與布魯塞爾條約的會員談判。²⁹1948年法國與布魯塞爾條約的會員國論及成立歐洲委員會時，義大利實感不妙，深怕被拒於歐洲政治合作之外。有鑑於此，義大利外交部長史佛沙（Carlo Sforza）曾於1948年7月18日貝魯加（Perugia）外國人大學演講說到：「我們義大利應該在任何機會下宣布，我們已經準備好於共同條約中限制我們的主權，就如同其他歐洲國家也正準備做的，新歐洲應該開放給所有歐洲國家，甚至是西德。」史佛沙向法國外長交了一份海牙計畫備忘錄，旨在推行歐洲政經合作，這份計畫獲得法國的支持。史佛沙看出除了參與歐洲整合外，別無他法以重振義大利的國際地位，這也是史佛沙首次將奉行「歐洲主義」置於義大利外交政策中。³⁰倘若義大利的「歐洲主義牌」奏效，將使義大利能跟其他歐洲國家有平等的地位。

多邊的國際組織——尤其是以推動和平與正義的國際組織最受義大利青睞，如北約、歐盟與聯合國等，可從義大利戰後的共和國憲法第10與11條看出端倪：強調義大利已準備好在平等的條件下與其他國家共享主權，義大利支持以推動和平正義為主的多

²⁸ Carlo Spagnolo, "Reinterpreting the Marshall Plan: The impact of the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me in Britain, France, Western Germany, and Italy (1947-1952)," in Dominik Geppert (ed.), *The Postwar Challenge 1945-195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75-298.

²⁹ 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參與會員談判。義大利不參與乃因總理戴加斯貝理與外長史佛沙認為此條約僅是單純軍事同盟，不能冒險參與此類組織以防止義大利失去重建國際地位的機會，況且當時國內選舉激烈。然而當天主教民主黨以百分之四十八的票數贏得選舉，隨後想簽訂此協定時，英國斷然拒絕。

³⁰ Carlo Sforza, *Cinque anni a Palazzo Chigi. 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dal 1947 al 1951*, (Roma, 1952), pp. 483-496.

邊國際組織。³¹

義大利傳統的國際關係跟主要兩個組織與其地緣區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³²、歐洲整合與地中海及中東區域加上巴爾幹半島。³³前兩個組織——即北約與歐盟——以及後三個主要地緣區域，即形成義大利戰略與經濟利益所在。³⁴專門研究義大利外交政策的阿提納教授曾在其著作《義大利外交政策中的文化與共識》（*Cultura E Consenso n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中，點出北約與歐盟是提供義大利安全與利益所在。義大利的外交政策是著眼地緣政治而展開的，如歐洲大陸、地中海區域、中東與北非等區域。³⁵卡魯丘（L. Garruccio）持相同論點，稱北大西洋聯盟提供義大利安全屏障；歐洲則是提供安全、社會與經濟的改良，地中海區域則與義大利文化起源息息相關。³⁶其中，歐洲大陸更是長時間佔據了義大利國家利益的執牛耳地位，義大利也一貫是參與歐洲政策的熱衷者。³⁷

持平而言，義大利在冷戰時的外交主軸是北大西洋聯盟與參與歐洲整合兩大支柱，參加聯合國的多邊行動亦列入其外交要項

³¹ Luciano Tosi, *L'Italia e le organizzazioni internazionali: Diplomazia multilaterale nel novecento* (Padua, 1999), pp. 22-28.

³² ‘La fedeltà alla NATO non si discute’, *Corriere della Sera*, 8 March 1999, p. 8.

³³ Elisabetta Cassina Wolff, *op. cit.*, pp. 998-1007; Luigi Vittorio Ferraris, *Manuale d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1947-1993* (Roma: Editori Laterza, 1996); Luka Zanoni, “I Balcani priorità d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2007, <http://www.osservatoriobalcani.org/article/view/6674/>.

³⁴ Paolo Tripodi, “A Half Century of Italian Foreign Policy,” *Contemporary Review*, 1996, <http://www.encyclopedia.com/doc/1G1-18826921.html>.

³⁵ Fulvio Attinà, “Cultura E Consenso n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Estratto da Annali 80* (Galatea: Catania, 1988), Vol. 5, pp.159-172; Rocco Buttiglione, “L’Italia tra pace e guerra,” *Ideazione*, No. 6, 2002, pp. 70-77; Maurizio Carbone, “Introduction: Italy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between the EU and the US?” *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Vol. 9, No. 2, 2007, pp. 97-98; Fulvio Attinà, *op. cit.*, pp. 30-31.

³⁶ Ludovico Garruccio, “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le scelte di fondo e il retroterra culturale,”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febbraio/1992.

³⁷ Giuseppe Mammarella e Paolo Cacace, *La politica estera dell’Italia: Dallo Stato unitario ai giorni nostri* (Roma: Laterza, 2006), p. 283; Filippo Andreatta e Elisabetta Brighi, *op. cit.*, p. 263.

之一，諸如六〇年代的剛果維和與八〇年代制裁利比亞。北大西洋聯盟不但解除了義大利的安全顧慮也讓義大利擁有發言權；與歐洲進一步的整合保證了義大利的經濟，並經由歐洲共同體把義大利帶進世界舞台。

二、冷戰後的義大利外交政策重點

冷戰的終結，強迫義大利重新省思其安全的佈局，之前對安全的顧慮（蘇聯的威脅）已不復存在。³⁸冷戰期間義大利的外交政策透過北約來解除安全困境，同時以美國來圍堵國內強大的義共勢力。冷戰的終結，也迫使義大利共產黨進行轉型，從而使義大利的外交進入一個新里程碑，然而義大利的新左派政黨仍大抵秉持傳統，以歐洲主義、西方主義與聯合國為其外交方針的本質。³⁹

蘇聯解體後之美義關係已趨冷淡，美國不似從前重視義大利半島，且義大利因內政關係，後共產勢力如普羅迪與達勒馬等並非相當重視美義特殊關係，不似之前親美政黨(DC, PSI, PSDI, PLI, PRI)，繼起的中左勢力傾向以歐洲馬首是瞻。

冷戰後初期義大利外交政策仍氣氛難成，《義大利外交導覽》(*Guida a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的作者羅馬諾(Sergio Romano)便直言：從義大利無力處理1989到1992年間發生的前南斯拉夫內戰與波斯灣危機兩件國際事務上，可斷言外交政策已形同虛設。直到持續經歷過一些重大事件後，如淨手運動(*le mani pulite*)⁴⁰與1994年3月的大選後，義大利轉而針對其國家利益，

³⁸ 冷戰後義大利開始部署其外交政策，更進而在1999年重新整頓其外交部的業務並將擴大兩倍之多。參閱 Liliana Saini, *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dall'Unità a oggi* (Roma: Laterza, 2005), p. 135; Filippo Andreatta, "Italy at a crossroads: the foreign policy of a medium power after the end of bipolarity," *Daedalus*, Vol. 130, No. 2, 2001, pp. 45-65.

³⁹ 因此左右派政黨妥協下才能進行波士尼亞、阿爾巴尼亞與科索沃的維和與干預，為何說大部分的左派政黨秉持傳統外交路線，舉例來說中左派奉歐洲主義與聯合國主義，僅有極左派仍因主張和平而反對出兵，進而使政府癱瘓甚至更迭頻繁。參閱 Filippo Andreatta e Elisabetta Brighi, *op. cit.*, p. 263.

⁴⁰ 此事件中許多貪污的政治人物紛紛遭起訴，中箭落馬，傳統政黨如天主教民主黨(Partito Democrazia Cristiana)與社會黨(Partito Socialista)，從此消失匿

著手制定較以前活躍的外交與安全政策。⁴¹

九〇年代的早期，義大利漸有較活躍的外交政策出現，其中大抵仍是循著多邊組織的模式而開展，如北約、歐盟與聯合國等組織，外交基本方針未變，但採取較為主動的角色。⁴²此際，義大利趨於積極就歐盟的整合、北約的擴大、地中海與中東歐國家問題等作主要國內議題辯論。⁴³傳統的兩大外交支柱，依舊是義大利不變的外交政策軸心。⁴⁴義大利逐漸從安全網下的消費者轉變成提供者，其方向大抵是以推動與參與國際組織的政策的多邊行動，尤以歐盟、北約與聯合國事務為優先選擇。⁴⁵上述行動可經由其積

跡，因此在義大利政治版圖上重新改組，進入第二共和。張孟仁，《戰後義大利政黨政治(1945-2001)》（嘉義：私立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50-89。另參閱 Marcello Pera, “La seconda Repubblica in Italia: dove sta andando?” *working paper of American Consortium on European Studies* (Washington DC, 26 Giugno/ 2002), pp. 7-10.

⁴¹ Maurizio Maravalle, “L’immagine d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in Norman Kogan, Carlo Mongardini, Mario P. Salani and Maurizio Maravalle (eds.), *Realta` e immagine d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Milan: Giuffre` Editore, 1980), pp. 13-37; Maurizio Molinari, *L’interesse nazionale. Dieci storie dell’Italia nel mondo* (Roma: Laterza, 2000).

⁴² 實在 1982 年的夏天義大利首次派出海軍參與聯合國對黎巴嫩維和的決議，波卡(Giorgio Bocca)嘲諷義大利終於第一次不在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保護下出兵參與維和。冷戰的終結，90 年代初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與南斯拉夫解體等國際事件在衝擊到義大利，與鄰國的穩定影響到能源的穩定供應與移民與難民問題。參閱 Liliana Saini, *op. cit.*, p. 135.

⁴³ Roberto Aliboni and Ettore Greco, “Foreign policy re-nation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Italian debat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2, No. 1, 1996, pp. 43-51.

⁴⁴ 關於義大利傳統兩大外交支柱見 Giuseppe Mammarella e Paolo Cacace, *op. cit.*, pp. 172-205; Paolo Morisi, *op. cit.*, pp. 327-341; Paolo Tripodi, *op. cit.*; Elisabetta Cassina Wolff, *op. cit.*; Osvaldo Croci, *op. cit.*; Osvaldo Croci, *op. cit.*; James Walston, *op. cit.*; Leopoldo Nuti, ‘The richest and farthest master is always best’, in David M. Andrews (ed.), *The Atlantic Alliance under Stress: US-European Relations after Iraq*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95; Marinella Neri Gualdesi, “L’ancoraggio dell’Italia all’Europa: identità, politiche, alleanze,” in Federico Romano e Antonio Varsori, *Nazione* (ed.), *interdipendenza, integrazione: Le 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dell’Italia(1917-1989)*, Vol. 1 (Roma: Carocci editore, 2005), pp. 195-222.

⁴⁵ 在 Andreotti 1972-1992 年間的外交政策可見義大利相當著重於同美國，歐洲

極推動歐盟安全與防衛政策整合，主張北約應在後冷戰時期擴張勢力至其他區域，並積極參與聯合國授權下的維和與其他行動歸納出來。義大利冀盼透過積極參與上述組織，謀求國內安全得到保障，也試圖從這些組織中貢獻己力。⁴⁶其次，根據其地緣與歷史，義大利力主歐盟與北約在其地緣區域，如巴爾幹半島與地中海國家以多層次組織架構進行對話，並積極地參與聯合國在其地緣區域內的維和行動，藉此鞏固其地緣利益。⁴⁷

即使在冷戰結束後，北約還是義大利外交政策的重心之一。透過北約，義大利能跟美國拉進雙方關係，兼顧安全保護傘，義大利的國際事務同北約與美國的利益休戚相關。義大利學者歷馬涅利針對義大利的地緣戰略，提出義大利需依靠北約所提供的保護傘來獲取地緣利益。⁴⁸布羅巨（Alessandro Brogi）則提供另一個可

與聯合國之間的關係。見 Giuseppe Romeo, *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nell'era Andreotti (1972-1992)*, (Roma: Rubbettino, 2000), pp. 89-170. 其中，第三章著墨義大利同聯合國與美國的關係，pp. 89-118。第四章則是與歐洲的關係，pp. 119-170; Fulvio Attinà, “Italy's EU Presidency. European Community Studies Association,” *ECSA Review*, Vol. 9, No. 3, 1996, pp. 9-14。另外關於義大利與聯合國關係可見 Francesco Azzarello, “La concertazione europea nelle attività nel Consiglio di Sicurezza,” in Stefano Baldi e Giuseppe Nesi (ed.), *L'Italia al Palazzo di Vetro: Aspetti dell'azione diplomatica e della presenza italiana all'ONU* (Trento: University Of Trento, 2005), pp. 23-29.

⁴⁶ 戰後的義大利政府一直積極推動歐洲安全認同，因此，歐洲共同安全政策一向是義大利在歐盟中推動的主軸。誠如義大利前總理現任普羅迪政府的外交部長達勒馬(Massimo D'Alema)曾云義大利向來相信發展歐洲安全亦是強化大西洋關係。歐洲共同安全與北約是無法脫鉤，唯有政治經濟與軍事方式方才能處理新危機。參閱 Massimo D'Alema, “A new NATO for a new Europe,”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34, No. 2, 1999, pp. 29-35.

⁴⁷ 地中海區域一直是義大利外交政策中所關注的區域重點，這是由於其地緣及其歷史背景所影響。參閱 Antonio Varsori, “Europeismo e Mediterraneità n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in Massimo de Leonardi (ed.), *IL Mediterraneo n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del secondo dopoguerra* (Bologna: il Mulino, 2003), pp.23-46; Così ho cambiato la politica estera, intervista di Pierluigi Menniti. edited Dieci anni dopo: Politica e società nell'Italia che cambia. 1994-2004: gli interventi di Silvio Berlusconi (Roma: Ideazione, 2003), p.157; Giuseppe Romeo, *op. cit.*, pp. 41-87.

⁴⁸ Marco Rimanelli, *Italy between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Diplomacy and Naval Strategy from Unification to NATO, 1800s-2000* (NY: Peter Lang, 1997).

信服理由，認為北約所提供的舞台，能防止德法英所壟斷領導的歐洲共同防衛政策，⁴⁹這理由似乎點出貝魯斯科尼藉由選擇美國而遠離德法領導的歐盟。其次，在與美國的複雜關係方面，努提認為義大利的外交政策結構性傾向華盛頓，⁵⁰美國的政策相當程度影響到義大利的內部政治，一如天主教民主黨藉爭取美國的認同，來合法化其政黨地位，並以之箝制義大利共產黨的影響力。⁵¹最後，還需補充的是，中東地區的穩定對於義大利這個能源匱乏的國家則是不言而喻的。⁵²

在淨手運動與選舉制度的改革後，義大利的政治出現真空期，貝魯斯科尼的義大利前進黨彌補了之前天主教民主黨大部分的空隙，於 1994 年時首次躍上執政的舞台，然則不到一年光景便已夭折，實難斷定其外交政策的風格，但仍隱約可看出，內閣中的北方聯盟（Lega Nord）與國家聯盟（Alleanza Nazionale）在貝魯斯科尼第一次執政時，帶有反西方與反歐盟的行徑。⁵³貝魯斯科尼本人則宣布，要藉外交政策提昇義大利在國際間的角色、在歐

⁴⁹ Alessandro Brogi, *A Question of Self-Estee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d War Choices in France and Italy, 1944-1958* (Westport, CT: Praeger, 2002).

⁵⁰ Leopoldo Nuti, “The role of the US in Italy’s foreign policy,”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38, No. 1, 2003, pp. 91-101.

⁵¹ 見張孟仁碩士論文；亦見 Federico Romero, “La selta atlantica e americana” in Federico Romano e Antonio Varsori (ed.), *Nazione, interdipendenza, integrazione: Le 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dell’Italia (1917-1989)*, Volume primo (Roma: Carocci editore, 2005), pp. 155-172; Leopoldo Nuti, *Gli Stati Uniti e l’apertura a sinistra: Importanza e limiti della presenza americana in Italia* (Roma: Editori Laterza, 1999).

⁵² 保持與伊朗的關係就是能源的考量。見 Elisabetta Cassina Wolff, *op. cit.*, p. 999. 此外，與科威特、安曼、葉門等在 2003 與 2004 年簽訂科技友好了解備忘錄以加強雙邊合作，參閱義大利外交部網站：www.esteri.it/eng/4_27_58_50.asp.

⁵³ 北方聯盟反西方路線可從其科所沃戰爭時支持塞爾維亞的米洛塞維奇 (Slobodan Milosevic) 可知一二；國家聯盟則是反對簽署歐盟馬斯垂克條約 (Treaty of Maastricht)，並對斯洛維尼亞入歐盟一事，大唱反調。參閱 Filippo Andreatta e Ch. Hill, “Italy,” in J. Howorth e A. Menon (e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National Defence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1997); Filippo Andreatta e Ch. Hill, “Struggling to Change: The Italian State and the New Order,” in W. Wallace e R. Niblett (ed.), *Rethinking European Order: West European Responses, 1989-1997* (Oxford: St Martin’s Press, 2000).

洲採更活躍的角色與成為歐盟中的要角。⁵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外交方針與第二次上台時的口號如出一轍。

在其第一次執政失敗告終後，接續貝魯斯科尼政府的是由過渡技術官僚狄尼（Lamberto Dini）政府上台，1996年5月中左政府上台執政，直到2001年貝魯斯科尼再次當選。這期間，外交政策延續傳統：普羅迪政府將義大利帶入歐盟單一貨幣制度；達勒馬（Massimo D'Alema）政府亦派義大利軍隊隨著美國與北約人道干預科索沃（Kosovo）。對義大利外交政策的兩支柱即歐盟與北大西洋聯盟的小心經營，在此一時期仍延續傳統，蕭規曹隨。⁵⁵

在此，我們必須對所謂的傳統義大利外交政策作一歸結：在此需強調為何以往義大利的外交政策變化不大，一直在兩大外交支柱中尋找利基，主要原因乃是天主教民主黨長期處於一黨獨大的優勢，一直執政至1992年的淨手運動為止而告消失；而義大利共產黨遲遲未能參與執政，無法提供另一套左派的外交方針⁵⁶。冷戰後與淨手運動後的政黨改組，使義大利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改變（安全顧慮的解除與義共的轉型，使美國的影響角色變弱），但其大原則不變，僅是變得較為主動，義大利仍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歐洲整合為主要外交方向，加上維護其地緣區域如地中海、中東、巴爾幹與北非等區域，其中又以歐洲大陸事務——歐洲整合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與美國的關係為主要核心，試圖在其中為其利益找到平衡點，兩支柱幾乎保持著平衡。二戰後與冷戰期間，美國角色偶爾會因安全因素而凌駕於歐洲支柱上，但未因此以美國政策馬首是瞻，相反的，當蘇聯解體、義共轉型與其後義大利進入第二共和後，歐洲整合的角色一直在義大利的外交政策扮演格外重要的角色。

⁵⁴ Bertolini Emiliana, "Italian foreign policy under Berlusconi: Striking the balance," Working Paper for the course of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Bologna, 2006), <http://foreignpolicy.it/cgi-bin/news/adon.cgi?act=doc&doc=2191&sid=19>.

⁵⁵ Elisabetta Cassina Wolff, *op. cit.*, p. 1001.

⁵⁶ 除卻1976年義共與天主教民主黨達成歷史性妥協（il Compromesso Storico），在義大利眾議院給予支持，但仍未參與執政團隊。

參、第二任貝魯斯科尼政府的外交政策

貝魯斯科尼於 2001 年 5 月勝選不久後，隨即保證鑑於歐盟與美國的關係是義大利傳統外交政策的基石，於此會比以往更加妥善經營這兩大外交支柱。⁵⁷有鑑於此，魯傑羅的出線，被視為其承諾的保證。然則，不到幾個月，魯傑羅便遭內閣疑歐派屢扯後腿而被迫下台。

2002 年 1 月貝魯斯科尼宣布改由自己於過渡期間代理外交部長職位（2001 年 1 月迄 11 月），聲稱將持續對歐路線。⁵⁸對此，貝魯斯科尼面對媒體發表其外交政策：鑑於自己是一個成功的商人，聲稱惟有把義大利經濟帶上軌道，才能在國際上佔重要地位，為此，外交代表們應該致力於推銷義大利文化，並支持義大利在海外的企業，積極吸引外來投資與推動旅遊事業等，⁵⁹應把義大利模式推銷到世界，將義大利經濟以文化、藝術與語言方式推銷全世界，同時義大利須重視北大西洋聯盟同美國且與歐盟的關係。⁶⁰這番外交政策演說，闡明貝氏將著墨於商業外交更甚以往，誠如當初義大利選民希冀貝魯斯科尼成功的商業經營模式能將義大利的經濟帶上軌道。

隨後貝魯斯科尼在接受訪問時揭陳其外交政策重點，舉凡北約、歐洲、地中海與巴爾幹區域，以及俄羅斯等都將會是外交主軸，甚至亞洲也會在其關注要項中。更有甚者，義大利將會是安全的提供者而不再只是被動的消費者。⁶¹他的一番話，點出往後義大利的外交方向將以主動出擊取代以往的被動。

但是，貝氏的中右聯盟當選，著實讓法國與其他歐盟成員國擔心歐洲整合的未來，實乃貝氏的中右聯盟在 1994 年第一次執政

⁵⁷ “Victorious Berlusconi Pledges New Era of Change for Italy,” *Financial Times*, 14 May 2001, p. 7.

⁵⁸ 義大利戰後由總理兼外交部長的例子，有 Alcide De Gasperi (1953), Giuseppe Pella (1953-54), Amintore Fanfani (1958-59)。參閱 Così ho cambiato la politica estera, intervista di Pierluigi Mennitti, *op. cit.*, p. 155.

⁵⁹ Giuseppe Mammarella e Paolo Cacace, *op. cit.*, p. 296.

⁶⁰ Giovanni Castellaneta e Francesco Maria Tarò, “IL ruolo dell’Italia tra Europa e Stati Uniti,” *Ideazione*, No. 4, 2005, pp. 104-121.

⁶¹ Elisabetta Cassina Wolff, *op. cit.*

時所表現出對歐盟的疑慮之不良紀錄，加上魯傑羅下台的雪上加霜，令人憂心貝魯斯科尼作出遠歐行徑。⁶²

2002年11月弗拉提尼（Franco Frattini）出任外長一職，貝魯斯科尼政府的外交政策，可從弗氏2004年出版的《義大利外交政策》看出端倪。這一本著作涵蓋貝魯斯科尼政府這三年來的外交所有作為與主張：他力主外交政策應該改弦更張。文中套用貝魯斯科尼的話，誇稱在過去三年中義大利已經變為世界舞台的主角。⁶³弗拉提尼更不諱言，未來義大利會持續站在解決危機前線，積極扮演美國、歐洲與阿拉伯世界的橋樑。⁶⁴弗拉提尼面對世界媒體，如泰晤士報（The Times）與國際先鋒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發表與推銷他與貝魯斯科尼總理所決定的外交政策，並於對參議院的報告中再次強調，歐盟須從安全消費者轉變成安全提供者。⁶⁵這不啻說明著支持美國對伊拉克的維和與反恐，是義大利對世界提供安全，同時為義大利背離歐盟（德法的歐盟）作出辯護，乃因德法不肯成為安全的提供者。貝氏的外交理念欲讓義大利成為國際舞台的要角得到證明，貝氏積極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美歐俄之間）所求為此。

⁶² 中右聯盟中的國家聯盟與北方聯盟，都是出名的對歐洲整合質疑派。第一次執政的中右聯盟即反對斯洛文尼亞申請入歐盟。關於第一次貝魯斯科尼政府的外交政策，請參閱 Pernilla Mitchell Neal, “The new foreign policy,” in R. S Katz and Piero Ignazi (eds.), *Ital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Year of the Tycoon*, (Boulder: Westview, 1996), pp. 159-168；此外，貝魯斯科尼第二次執政時，內閣中國家聯盟主席 Gianfranco Fini 在接受訪問時直陳他不相信一個歐洲將成形，只相信國家邦聯制，見 Financial Times, 25 February 2002。另外，Fini 亦稱歐盟憲法應該是有彈性，讓各會員國能在某些議題上有不參與的權力，參閱 Gianfranco Fini, “Italiani, protagonisti in Europa,” *Ideazione*, No. 6, 2002, pp. 27-33。北方聯盟堅稱不信任只由十五個人來決定歐盟的事務，參閱 Elisabetta Cassina Wolff, *op. cit.*, p. 1003。

⁶³ Franco Frattini (with Panella, C.), “Cambiamo Rotta: La nuova politica estera dell’Italia,” *Piemme*, (Casale Monferrato, 2004), pp. 13-15.

⁶⁴ 參閱晚郵報 *Corriere della Sera*, 27 July 2004, p. 11, “La politica estera di Frattini: Un Paese che decide, con una linea equilibrata...,” Frattini and Panella 2004, p. 13.

⁶⁵ Mark Gilbert, “Suonare lo spartito sbagliato? L’Italia e l’Unione Europea nel 2004,” in Carlo Guarneri e James L. Newell (ed.), *Politica in Italia: i fatti dell’anno e le interpretazioni* (Bologna: il Mulino, 2005), pp. 121-140.

而後，接替弗拉提尼外長一職的是副總理菲尼（Gianfranco Fini），從 2004 年 11 月任職至 2005 年的 5 月貝魯斯科尼政府謝幕，基本上照本宣科跟著貝魯斯科尼的意思走。

短暫說明了貝魯斯科尼政府的外交概念、特色與策略，以下就讓我們來檢視貝魯斯科尼政府五年來的外交作為。

一、與歐盟的關係變調

911 事件發生後，歐盟於當年 9 月 26 號在柏林集會討論反恐問題，而貝魯斯科尼的柏林插曲率先點燃他與歐盟會員國領導人之間的隔閡（稍後探討），加上歐盟對貝氏的當選仍有疑慮，於此，法國總統席哈克於隨後討論阿富汗戰爭問題上遂只邀請德國與英國共襄盛舉，硬是孤立義大利，此舉著實引發義大利的強烈不滿，並抨擊僅三強領導歐盟。至此，貝魯斯科尼的反歐情結已開始萌芽。

無獨有偶，國防部長馬提諾（Antonio Martino）與經濟部長特利蒙蒂（Giulio Tremonti）則以義大利國內國防工業利益考量為藉口，食言反對義大利與其他歐洲盟友合作研發空中巴士 400M 型的軍事運輸機（Airbus 400M military transport aircraft），然而這卻是義大利在 2000 年 7 月在中左政府阿馬托（Amato）的領導下，所簽訂的備忘錄，箇中意味著義大利支持歐洲防衛政策的整合。更諷刺的是，隨後義大利政府居然轉而宣布考慮加入美國戰機（Joint Strike Fight）研發計畫，此舉無疑打了歐盟一個巴掌。⁶⁶貝魯斯科尼政府內的疑歐派部長，阻撓了義大利一向支持歐洲整合的熱情。

隨後，義大利政府再次拒絕歐盟高峰會所提議的歐洲逮捕令，而持反對立場的僅有義大利一會員國。緊接著，歐元於 2002 年元月開始流通，卻未得到貝魯斯科尼政府的青睞，貝魯斯科尼同馬提諾與經濟部長特利蒙蒂竟還大肆批評歐元的意義，尤其是馬提諾向來質疑單一貨幣體系，設法讓義大利離開歐元區，回到

⁶⁶ G. Dragoni, "La marina e l'aviazione vogliono il JSF," in *IL Sole 24 Ore*, 28 novembre 2001, p. 3.

從前里拉緊盯美元的日子。貝魯斯科尼政府認為歐元的引進，無非是象徵歐洲中左派的勝利，歐元實際作用令人質疑。種種事由迫使親歐外長魯傑羅無奈辭職，魯傑羅的下台無疑是敲響遠離歐洲整合的警鐘。⁶⁷

義大利於 2003 年 7 月任歐盟輪值主席，一連串與歐盟的緊張事件隨即進入高潮。貝魯斯科尼首先開玩笑指一位德國籍歐洲議會議員蘇茲（Martin Schulz）適合扮演納粹集中營的角色。其後，在 11 月時因支持俄羅斯普京鎮壓車城（Chechnya），而與歐洲議會的譴責動議產生踴躍。而歐洲議會則不假詞色對貝魯斯科尼所提名的布特離永內（Rocco Buttiglione）在司法與人權執委會委員任命上有疑義，進而投下否決票。再者，貝魯斯科尼支持以色列夏隆政府建立安全屏障，拒絕與巴勒斯坦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總理的會面。⁶⁸這一連串的事件，已經與歐盟的立場大相逕庭。

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問題上，義大利近三十年來都是遵循歐盟立場，呼籲雙方放棄武力並進行和平談判，且與阿拉伯國家保持相當友好的關係。⁶⁹在 2001 年底至 2002 年中期，貝魯斯科尼先是支持一個巴勒斯坦國家的誕生，基於此，貝魯斯科尼對巴勒斯坦提出義大利式的馬歇爾計畫：加強市民社會肅清巴勒斯坦國家當局（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貪污問題；發展巴勒斯坦自治領土內的經濟發展，資助教育、文化與基本需求等。⁷⁰

上述一切友巴舉動，卻在 2002 年底，貝魯斯科尼態度急轉直下，改而強力支持以色列總理夏隆。先於 2003 年 6 月拒絕與巴勒

⁶⁷ R. Petrini, “Ruggiero rompe il silenzio: Con la Lega non potevo stare,” *la Repubblica*, 5 marzo 2002, p. 6.

⁶⁸ 其中副總理菲尼扮演重要角色，因菲尼的國家聯盟黨是由舊法西斯政黨轉變而來，為了向世界證明該政黨已經脫胎換骨，徹底切斷過去的淵源，因此積極爭取義大利猶太社區的支持，同時亦爭取以色列的認同，來達到其目的。菲尼在 2003 年 11 月曾以副總理身分訪問以色列。參閱 James Walston, *op. cit.*, p. 100；另參閱 Giuseppe Mammarella and Paolo Cacace, *op. cit.*, p. 275.

⁶⁹ Filippo Andreatta e Elisabetta Brighi, *op. cit.*, p. 275.

⁷⁰ The interview with undersecretary for Foreign Affairs, Alfredo Mantica, in *Il Secolo d'Italia*, 7 February 2002; Franco Frattini, “La strada per la pace nel mondo passa per il Medio Oriente,” Intervento del Ministro alla Camera, 8 March 2004, http://www.esteri.it/ita/_38_90_01.asp?id1046&mod3&min1.

斯坦領袖阿拉法特會面，尤有甚者，貝氏在義大利任輪值主席時與歐盟立場大相逕庭，支持建立以巴圍牆，悖離歐盟與義大利一貫採取對等距離的宗旨。⁷¹此外，貝氏提議應該將以色列納入歐盟之內。貝魯斯科尼的親以舉動，無疑是受到其親美立場與內部執政聯盟—國家聯盟的影響。

關於貝魯斯科尼的反巴勒斯坦舉動，克羅奇解讀為這僅是貝魯斯科尼欲與以巴雙方保持等距離，而作出此舉。他舉例反駁道：那作何解釋義大利之前同德國與英國不願支持聯合國人權組織譴責巴勒斯坦的暴力攻擊，不能說義大利僅偏袒以色列而不顧巴勒斯坦。⁷²然而，他卻隻字未提貝魯斯科尼內閣中的菲尼副總理如何地親以色列，與其後來一連串的訪以與親以色列行動（簽訂投資合作協議）。貝魯斯科尼的親以遠巴無異就是選擇美國懷抱，美國的親以立場是眾所皆知，而且親以立場正是執政聯盟中第二大黨（國家聯盟，主席即是副總理菲尼）的口味。

與歐盟執委會的關係，更因政壇對手普羅迪是當時的執委會主席，使得貝魯斯科尼居然將內政帶上歐盟。先於義大利擔任輪值主席時的致詞，故意忽略執委會主席普羅迪的開場白，⁷³並責怪歐元及共同匯率所帶來的通貨膨脹，都是因普羅迪任總理時將單一貨幣引進義大利所引起。後來又因義大利航空究竟能獲得多少歐盟補助，與執委會陷入一場爭執。

2004年7月經濟部長特利蒙蒂（Giulio Tremonti）下台，換上了技術官僚西尼斯卡爾其（Domenico Siniscalchi），才總算拉近了跟歐盟的距離，西尼斯卡爾其支持歐盟的穩定公約，並將其2005年的義大利預算根據穩定公約的要求作規劃。西尼斯卡爾其也勉強撐到2005年的五月份就因貝魯斯科尼的地方選舉失利而下台。

⁷¹ Piero Ignazi, *op. cit.*, p. 270。義大利在2002年10月與以色列在健康衛生方面簽署加強合作協議，隔年更在國防範疇內簽訂科技與政治交流了解備忘錄，參閱義大利外交部網站，http://www.esteri.it/eng/4_27_58_50.asp。

⁷² O. Croci, *op. cit.*, p. 66.

⁷³ Francesc Morata, “La presidenza italiana dell’Unione europea: un semestre anomalo,” in Vincent Della Sala e Sergio Fabbrini (ed.), *Politica in Italia: i fatti dell’anno e le interpretazioni* (Bologna: il Mulino, 2004), p. 150.

值得注意的是，在貝魯斯科尼政府下開啟了對歐盟的激烈辯論，其立場是負面討論歐盟究竟帶給了義大利何種利益。⁷⁴

至此，我們不難發現貝魯斯科尼政府顯然對歐盟存有疑慮，柯塔（Maurizio Cotta）曾言，因為貝魯斯科尼的義大利前進黨，菲尼的國家聯盟黨與波西的北方聯盟與傳統的歐洲政黨並無深厚淵源，因此對歐盟的歸屬感並非像其他政黨來的深厚，只有執政聯盟中的天主教民主聯盟（Unione Democratica Cristiana, UDC）承繼天主教民主黨的衣鉢較支持歐洲整合路線。⁷⁵貝魯斯科尼本人則對政府間主義有興趣，如此一來，方能周旋於各會員國之間，扮演穿梭協調角色。⁷⁶

在歐盟擴大事宜方面，尤其是土耳其入歐盟一案，北方聯盟的反對與國家聯盟的質疑，但是貝魯斯科尼個人則樂見土耳其入會，他為此抨擊英法德對此事的獨斷與不熱中，且要求執委會副主席提案以加強進展。⁷⁷貝魯斯科尼也一併支持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入會，對中東歐與東南歐地區的維和行動上貢獻不餘遺力。⁷⁸這方面倒可以看出在地緣政治上，貝魯斯科尼的外交政策並未悖離傳統，在地緣範圍內謀求義大利的利益。當時的外交部部長秘書巴多契（Giuseppe Baldocci）稱區域的安全乃國家的安全，⁷⁹而貝

⁷⁴ *Ibid.*, p. 273.

⁷⁵ Maurizio Cotta, “Berlusconi alla seconda prova di governo,” in Paolo Bellucci e Martin Bull (ed.), *Politica in Italia: i fatti dell’anno e le interpretazioni* (Bologna: il Mulino, 2001), pp. 161-184; Maurizio Cotta e Luca Verzichelli. IL governo Berlusconi II alla prova, in Jean Blondel e Paolo Segatti (ed.), *Politica in Italia: i fatti dell’anno e le interpretazioni* (Bologna: il Mulino, 2003), pp. 49-71; Roberto Aliboni, “La politica estera del governo Berlusconi,” in Alessandro Colombo Natalino Ronzitti (ed.), *L’Italia e la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Bologna: il Mulino, 2003), pp. 81-91.

⁷⁶ “Europe’s broker,”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7, 2002, p. 6.

⁷⁷ 一方面是基於與土耳其總理的個人私誼，也考慮到土耳其對義大利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為此，貝氏還抨擊歐盟三強阻礙土耳其入歐盟，因英德法要求對土入會一案做緩處理。參閱 Franco Frattini, *op. cit.*, p. 145.

⁷⁸ Sonia Lucarelli, “L’Italia e i Balcani occidentali,” in Alessandro Colombo and Natalino Ronzitti (eds.) *L’Italia e la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Bologna: Il Mulino, 2002), pp. 203-217.

⁷⁹ Giuseppe Baldocci, “La diplomazia italiana nell’era globale,” *Ideazione*, No. 6, 2002, pp. 107-115.

魯斯科尼已盡力去維護地緣區域安全。從另一方面觀察，卻可看出貝魯斯科尼執政聯盟中的不同調，執政聯盟中的北方聯盟與國家聯盟的反歐盟擴大情結卻是不言自白。

在批准歐盟憲法方面，義大利則是有條件的支持。基於不滿歐盟以德法領導為核心，致使貝魯斯科尼政府對於歐盟憲法中的投票權力分配有疑慮。雖然歐洲憲法的表決受到北方聯盟的掣肘，但大體而言，貝魯斯科尼求功心切希望看到國內議會通過。就此議題而言，副總理菲尼指出主要的歐洲整合行動，應該限於某些部門如安全與防衛政策、移民政策、打擊犯罪、環境與農產品品質等；而制度、健康、就業與社會安全則應保留在會員國權限。菲尼特別指出外交暨安全防衛政策應該要加以整合，他提出擴大安全防衛政策的加權多數投票，並給予會員國有權退出（*opting out*）的權利，如此一來歐洲以一個聲音說話不致於受到杯葛。⁸⁰以此觀之，中右派對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的關心不亞於前任政府。菲尼同時強調國內議會的重要性，透過設立早期預警機制（由歐洲議會與國內議會立法）來落實補助原則。由此可見，貝魯斯科尼政府內內閣對歐盟憲法的制度存在不同聲音。⁸¹

針對上述立場，克羅奇宣稱義大利如同以往支持歐洲整合，貝魯斯科尼政府提出許多方案，支持歐洲共同防衛政策，甚至對第三支柱內政與司法合作，同意進一步整合。然則，細察菲尼所提出的方案，除了一貫支持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外，其支持第三支柱的共同司法打擊犯罪與移民政策，乃因其本身所屬的政黨與北方聯盟向來排斥移民，因此強調加強第三支柱的整合乃出於上述考量，並非真心求整合，否則刻意強調輔助原則與會員國應保有其他更多的權限，實際上只是讓歐洲憲法的催生以求進一步的歐洲整合失去意義。不容否認的是，與第一任貝魯斯科尼政府相比，國家聯盟似乎在歐洲整合上有一些讓步。關於義大利主要政

⁸⁰ Ettore Greco e Raffaello Matarazzo, “La Convenzione Europea e il dibattito in Italia sul futuro dell’Ue,” in Alessandro Colombo e Natalino Ronzitti (eds.), *L’Italia e la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Bologna: il Mulino, 2003), pp. 127-128.

⁸¹ 如在單一執委會主席與單一歐盟理事會主席上，親歐的佛里尼(Follini)支持只設立一位，而菲尼主張雙主席。參閱 *Ibid.*, p. 129.

黨對歐洲整合的態度（請參閱附表，置於結論後），顯示出貝魯斯科尼政府中的政黨聯盟（義大利前進黨、國家聯盟、北方聯盟）對歐洲路線的態度。對於歐盟擴大一事上：國家聯盟與北方聯盟抱持著僅開放給天主教與基督教徒的國家。其次，針對歐盟是否帶給義大利內部正面影響，其態度不似中左聯盟（人民黨與左派民主黨）聲稱是正面影響。

平心而論，貝魯斯科尼政府的某些歐洲政策不似之前中左派政府熱衷，挾不同立場來突出義大利所扮演的角色，並對德法領導的歐盟不滿。對歐路線上的變調，展現在貝魯斯科尼的個人外交失當、與其執政聯盟內對歐立場的不同。主要背離歐洲立場反映在對以巴衝突的立場、反對義大利與其他歐洲盟友合作研發空中巴士 400M 型的軍事戰機、反對歐盟層次的逮捕令等事件。

二、在中東問題上與美國關係的緊密

911 事件的發生，美國開始著手籌組盟友。此番舉措無疑讓貝魯斯科尼政府找到國際舞台，並藉此與其他歐洲盟友唱反調，與德法畫界線。事件發生後不久，貝魯斯科尼參加柏林會議先以一席話——「歐洲公民優於穆斯林民族」——引發國際軒然大波。⁸²接後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中，貝魯斯科尼政府不顧法國、德國與國內左派陣營反對，毅然投入美國懷抱。⁸³貝魯斯科尼對義大利眾議院的演說中，明確表明在反恐戰爭上義大利應該與美國站同一陣線。⁸⁴

貝魯斯科尼的親美亦表現在積極參與阿富汗駐軍維和行動，他尋求於 2002 年 10 月 3 日獲得義大利參眾議會支持，通過派出

⁸² “Berlusconi: Attacco mirato senza vittime civili,” *la Repubblica*, 26 settembre 2001, <http://www.repubblica.it/online/mondo/italiadue/berlusconi/berlusconi.html>; “Berlusconi: Occidente, civiltà superiore,” *Corriere della Sera*, 27 settembre 2001, p. 4.

⁸³ Osvaldo Croci, “La fine del consenso bipartisan? 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e la guerra in Iraq,” in Vincent Della Sala e Sergio Fabbrini (ed.), *Politica in Italia: i fatti dell'anno e le interpretazioni* (Bologna: il Mulino, 2004), pp. 125-144.

⁸⁴ Discorso del Presidente del Consiglio Berlusconi alla Camera dei Deputati Silvio Berlusconi Camera dei Deputati, 25 settembre 2002, http://www.democraticicristiani.it/terrorismo/berlusconi_iraq1.html.

高山部隊參與維和。另於 2002 年 9 月 25 號對眾議院的演說上，表示義大利應該支持美國，儘管聯合國安理會不支持出兵伊拉克，進而於 2003 年 5 月義大利出兵進行伊拉克維和行動。此際，弗拉提尼在接受訪問時倡言：義大利將增加國際角色，因為我們得到了布希團隊的信任，而這一份信任將使義大利的聲音在解決伊拉克問題上被華盛頓、倫敦甚至在其他首都被聽到。義大利願意在中東，伊朗，地中海與歐洲扮演橋樑，義大利將會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可信任的夥伴。⁸⁵貝魯斯科尼的發言人進而宣稱，貝魯斯科尼是繼布萊爾之後，布希最信任的夥伴與盟友，以此自豪。⁸⁶

於此，貝魯斯科尼宣稱參與伊拉克維和，將間接讓義大利的企業參與伊拉克的重建計畫，而這帶來義大利企業的契機。⁸⁷也因上述種種因素，在伊拉克撤軍一案上，儘管中左派如何反對，或當義大利在 2003 年 11 月 12 日於伊拉克納西利亞（Nasiriyah）遭到攻擊，而有十九名士兵喪命時，貝魯斯科尼仍堅持駐軍⁸⁸，且當西班牙總理撒巴德羅（Rodriguez Zapatero）在 2004 年撤軍後，義大利仍舊堅守崗位。堅持到底的決心，讓貝魯斯科尼宣稱義大利是美國最忠實的盟友。

克羅奇提出幾項理由：堅稱中左派亦支持阿富汗駐軍，或中左派政府在達勒馬任總理時亦支持美國所領導的科索沃戰爭（繞過聯合國的人道戰爭）；況且義大利邀請許多美國所稱的流氓國家的高級政要來訪，如伊拉克、敘利亞、伊朗與利比亞等，以及義大利外長弗拉提尼也回訪那些國家等理由來反駁貝魯斯科尼政府顛覆傳統義大利外交政策更加親美。⁸⁹他的駁斥並不能抹殺貝魯斯科尼自己一直宣稱是美國最忠實的盟友的親美舉動，且大部分外交政策以美國馬首是瞻，只是在證明了貝魯斯科尼積極凸顯

⁸⁵ “Frattini: Italia ed Europa ora conteranno di più,” *La Stampa*, 4 November 2004, p. 5.

⁸⁶ “Berlusconi’s spokesman, Bonaiuti,” *Corriere della Sera*, 21 November 2004, p. 12.

⁸⁷ Franco Frattini, *op. cit.*, p. 158.

⁸⁸ Simon Parker, “Introduction: A Tale of Two Italies-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in the Italian Republic, 1994-2006,” *Modern Italy*, Vol. 12, No. 1, 2007, pp. 1-15.

⁸⁹ Osvaldo Croci, *op. cit.*, p. 65.

義大利的國際角色，以別於屈就德法領導下的歐盟，義大利無法在外交政策上出頭。藉著與美國布希總統交好來得到國際聲望，並趁邀請與回訪流氓國家來涉足中東地區，鞏固這一塊義大利最想鞏固的油源區域。頗值得一提的是，在大西洋兩岸關係生變後，貝魯斯科尼屢番試圖在美國與德法間居中作協調，一再證明他想扮演外交主動協調角色的慾望。

三、與俄羅斯雙邊關係的拉近

沙科（Giuseppe Sacco）曾大加讚揚貝魯斯科尼拉近歐洲與俄羅斯的關係，並讚美貝魯斯科尼與普京的私人情誼。⁹⁰與俄羅斯的關係恰如貝魯斯科尼所言：義大利必須強化與俄羅斯的關係。

2002年4月貝魯斯科尼以總理身分訪問俄羅斯並簽訂條約，決定雙方在不同部門進行合作，並致力於國際反恐，且不忘引薦義大利的企業如飛亞特汽車（Fiat）與埃尼能源集團（Eni）進入俄羅斯市場。⁹¹其次，為扮演橋樑牽線角色，義大利汲汲營營促進北約與俄羅斯的關係，可從2002年4月義大利扮演北約與俄羅斯共同架構下成立理事會的居中角色看出。貝魯斯科尼的義大利在拉近美國與歐盟跟俄羅斯關係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⁹²

義大利著眼於北約與歐盟的擴大可使義大利的安全與經濟得到永續經營，促使兩機構加強擴大與俄羅斯的關係，還進而穩定中東歐與東南歐，而這兩個地緣區塊一向是義大利外交政策的地緣重點⁹³。2002年10月16日貝氏訪莫斯科討論伊拉克問題，隔年2月3日再訪莫斯科與普京總統討論尋求聯合國二度對伊拉克

⁹⁰ Giuseppe Sacco, "L'Italia nel quadro globale," *Ideazione*, No. 6, 2002, pp. 88-96.

⁹¹ Franco Frattini, *op. cit.*, pp. 161-164.

⁹² 憑此平台，北約可以與俄羅斯討論與合作安全議題。義大利主張北約應該與俄羅斯接近並合作解決危機。見共和報“Nato e Mosca sempre piu` vicine. Insieme contro le crisi,” *La Repubblica*, 12 April 2002, p. 7；見團結報“L’Alleanza irritata, presa in contropiede and Con una gaffe, Berlusconi annuncia l’accordo Russia- NATO,” *L’Unità*, 12 April 2002, p. 6.

⁹³ Roberto Menotti, “Italy: uneasy ally,” in G. A. Mattox and A. R. Rachwald (eds.) *Enlarging NATO. The National Debat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1), pp. 91-107.

戰爭決議案的可能性。貝魯斯科尼索性稱歐盟與北約擴大應該納入俄羅斯，使之成為未來歐盟與北約會員國之一。⁹⁴俄羅斯總統普京於 2003 年 8 月 30 日應貝魯斯科尼之邀前往義大利薩丁島度假，於島上應諾，俄羅斯將支援在伊拉克部署一支由美國領導的國際力量，只是這個決定必須由聯合國安理會做出。⁹⁵貝魯斯科尼於 2004 年再訪莫斯科，試圖說服普京總統支持美國的反恐政策，並扮演美俄之間的橋樑。⁹⁶義大利更於 2003 年 11 月任歐盟輪值主席時，獨排眾議捍衛普京鎮壓車城的立場。2005 年 11 月 17 日義大利參加藍河計畫（Blue Stream Project）瓦斯管線正式啓用的開幕典禮，這一管線計畫正是貝魯斯科尼同義大利埃尼（ENI）能源集團在當時與俄羅斯最大的天然氣公司（GAZPROM）集團以及土耳其簽訂的合作協議。

總而言之，貝魯斯科尼的確較前任政府拉近了義大利與俄羅斯的貿易與外交合作關係。細究其義俄雙方關係頂多在經貿關係或雙方領袖私交方面取得大進展，義大利真正對俄羅斯的影響力其實有限。貝魯斯科尼親俄言論與試圖在美俄中間牽線的角色，則是呼應他外交政策中欲拉攏俄羅斯與扮演橋樑的企圖。

四、與聯合國及八大工業國的關係

義大利是聯合國第六大資金捐助者，並是第三大出兵支持聯合國決議的國家，現有一萬義大利士兵在巴爾幹與阿富汗進行維和行動，同時義大利為伊拉克第四大駐軍國。

當貝魯斯科尼時任過渡時期的外長（2002 年 9 月 9 日）時，曾矢言伊拉克出兵行動必須在聯合國授權下。三天後於美國大衛營（Camp David）會見布希時，亦規勸其遵守聯合國授權；13 日於聯合國大會上也呼籲遵守聯合國規定；25 日於國內眾議院演說

⁹⁴ Osvaldo Croci, *op. cit.*, p. 14.

⁹⁵ 〈普京稱俄願出兵伊拉克維和〉，《美國之音中文網》，2003/8/30，<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3-08-a-2003-08-30-18-1.cfm>.

⁹⁶ Mauro Martini, “Berlusconi a Mosca con un occhio all’Iraq,” *Lettera 22*, 2004/4/21 (<http://www.lettera22.it/showart.php?id=1312&rubrica=11>).

時仍矢言遵守；當 2003 年 2 月 28 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訪問羅馬時，貝魯斯科尼稱義大利不參與無聯合國授權的戰爭，時任的義大利外交部長弗拉提尼亦堅稱聯合國授權的必要性。⁹⁷然而卻在 2003 年的 3 月 18 日當貝魯斯科尼在阿左磊（Azzorre）高峰會上與英、美、西班牙領袖商談後開始動搖決心，從而奔向美國懷抱。2003 年美軍出兵伊拉克的攻擊行動，在當時不但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而且美國也僅僅獲得了英國、西班牙與義大利的支持決定聯合出兵，聲援美國。美國於 2003 年 9 月向安理會提交一項有關解決伊拉克問題的提案，要求聯合國授權設立駐伊多國部隊。經過反復磋商和修改，聯合國安理會 10 月通過第 1511 號決議，方才授權成立一支由美國領導的駐伊多國部隊。

事實上，為了不違反聯合國授權下出兵的合法性，貝魯斯科尼之前曾設法規勸布希尋求聯合國解決管道以及 1441 決議案，以爭取新決議案將聯合國授權下的出兵。從之前種種貝氏的發言中可看出，其尋求聯合國授權的決心，卻在最後為謀求與英美的特殊關係，而捨棄之前堅持在聯合國授權下才會出兵伊拉克的諾言，聯合國授權與否曾苦惱貝氏許久。

貝魯斯科尼在 57 屆聯合國大會上說明義大利如一貫政策支持聯合國，如義大利支出 0.39% 的 GDP 貢獻給貧窮國家，未來將增至 0.7% 之多，貝氏聲明會繼續堅持支持聯合國政策。⁹⁸此外，義大利更是帶頭支持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改革之一。

另於其他多國組織會議方面：在世界八大工業國高峰會上，義大利大抵秉持過往的外交政策。義大利政府在 2001 年的八大工業國領袖高峰會中，率先提案成立國際基金共同防止愛茲病擴散，從 2001 年到 2008 年，總金額約 56 億美元，其中，美國政府同意認捐三分之一的款項，餘額由其他七個國家負責，義大利政

⁹⁷ Guerra senza le Nazioni Unite Tutte le frasi di Berlusconi, www.repubblica.it/online/politica/italiairaqdieci/onupremier/onupremier.html.

⁹⁸ Silvio Berlusconi, 50 Years of Italy at the United Nations, Presidente del Consiglio e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 Intervento alla 57^o Assemblea Generale delle Nazioni Unite 13 settembre 2002, [http://baldi.diplomacy.edu/50/texts/2002Berlusconi\(it\).htm](http://baldi.diplomacy.edu/50/texts/2002Berlusconi(it).htm).

府同意每年出一億歐元資金贊助。其後八大工業國在義大利熱內瓦（Geneva）舉行高峰會，義大利亦進一步提出教育計畫與以全球基金來支持防預愛滋病與瘧疾等疾病。

從以上觀之，貝魯斯科尼在全力支持美國之下，曾背離義大利一向遵守聯合國授權的宗旨而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除此之外，對於聯合國或八大工業國高峰會的支持未有明顯的政策更迭。

結論

義大利的傳統外交政策由於天主教民主黨長期執政，變化甚小。直迄冷戰結束與蘇聯解體等外在因素以及國內因素如義共轉型、其後的淨手運動與選舉制度改革使義大利進入第二共和，傳統的政黨如天主教民主黨、義大利社會黨、自由黨等紛紛改名或解體，督促義大利順勢進入一番革新氣象。冷戰結束與第二共和的來臨意味著安全的顧慮解除與內部政黨環境發生變化（天主教民主黨的消失與義共的轉型使得美國的角色減弱，一則無須美國對義共掣肘；二則對其提供安全保護傘的依賴減少），點出了義大利的外交政策不免會有適度的變化。國際環境的驟變與國內政局的改變，衝擊著義大利外交政策。這種變化在冷戰後尤其明顯，可從義大利的外交政策變的較之前為主動可得知。另一方面，即是歐洲支柱與大西洋支柱互為平衡，而非其一凌駕於另一支，不似冷戰時義大利有時會因考量安全的顧慮與乞求對國內義共的圍堵，美國的要角時而浮現並凌駕於歐洲支柱上，但非永久凌駕；相反的，當蘇聯解體、義共轉型與其後義大利進入第二共和後，歐洲整合的角色，一直在義大利的外交政策扮演格外重要的角色。在此論證上，貝氏一味親美行徑，的確有別於傳統，尤其是冷戰後的義大利外交政策。

貝魯斯科尼政府於對歐路線方面有別於以往，相對於以往政府對歐洲整合路線的熱衷，貝氏顯然熱度銳減。不當的發言與別於歐盟以往政策（對以巴衝突立場採平衡方式）及其內閣批判歐盟政策（反歐元，不加入歐洲戰機的協同製造與反對歐盟層次的逮捕令），可見一斑。

然則，細查支持北約與歐盟的擴大方面，卻發現貝魯斯科尼對歐洲整合的正面性。為了義大利的地緣利益與安全考量而支持兩機構的擴大，歡迎土耳其、羅馬利亞與保加利亞加入歐盟，且預先與這些國家擴大貿易關係，與鼓勵北約擴大甚至包括巴爾幹半島，且與俄羅斯建立安全協商平台，屢屢可見貝魯斯科尼的用心。這裡，我們需強調，貝魯斯科尼藉著預先主動拉攏東歐國家與積極對俄羅斯釋出善意，而把安全與商業考量做了連結。如此一來，在歐盟中增加了新盟友，也透過與俄羅斯的交好，鞏固能源採購與輸送安全，並突出了義大利在歐盟中外交主動與橋樑角色。姑且不論出於對義大利國家利益出發考量，貝魯斯科尼在支持歐盟與北約擴大，有其正面的態度。此一方面倒是符合及延續義大利支持歐盟的路線，然則探究內閣中的其他黨派對歐盟擴大一事，卻非與貝氏採相同立場。

與美國的關係則因反恐與伊拉克戰爭中得到某方面的強化，並試圖以此與德法領導的歐盟唱反調。貝魯斯科尼與其內閣屢次抨擊德法壟斷歐盟，致使義大利外交角色無法出頭。貝魯斯科尼政府的疑歐，甚至貝氏與前執委會主席義大利籍普羅迪的躊躇、以及外交政策一味隨美國起舞，無形間與歐盟漸行漸遠。

與聯合國及八大工業國會議的關係上，貝魯斯科尼之前曾不顧聯合國反對而支持美國出兵，但事實上為了不違反聯合國授權下出兵的合法性，他曾設法規勸布希尋求聯合國解決管道以及1441 決議案，以爭取新決議案尋求聯合國授權下的出兵。其次，從其他面向觀之（支持解決愛滋病、撥款救濟非洲與其他提議等），貝氏政府支持聯合國與對八大工業國會議的方向未變。於此，貝魯斯科尼領導下的義大利，並未完全悖離以支持聯合國與其他多邊組織為主的外交政策傳統。

與地中海、巴爾幹、北非國家等的關係仍舊維持以往，並未有大改變，如與奈及利亞、利比亞、突尼西亞、伊朗、敘利亞等國交往，可看出義大利鞏固中東與北非能源供應線的動作及其地緣利益。再者，對中東地區的商業外交，也是貝氏政府關切重點之一。反之，與以色列關係則因貝魯斯科尼外交政策的搖擺與副總理菲尼的親以色列立場而有變化，改變了義大利傳統依循歐盟政

策試圖保持與以巴的對等距離。

綜觀義大利的外交政策之搖擺，與國內政局不穩有相當密切關係。貝魯斯科尼政府內閣部長意見不一，尤其是在對歐洲路線上無法找到共識，而致使傳統對歐路線上有所變調，而貝魯斯科尼於此則是視而不見，試圖在親歐與疑歐派保持模糊距離，以求鞏固內閣穩定。⁹⁹貝魯斯科尼所定義的外交成功，似乎僅是著眼他個人的公關表現。再者，對德法所領導的歐洲之不滿，時而體現在貝氏追求主動的外交路線上。內部黨派的利益與貝魯斯科尼的個人風格，使其傳統的兩外交支柱傾向了美國那一方。

其次，貝魯斯科尼意欲扮演國際間居中橋樑角色，不似義大利以往採取較被動角色。貝氏主動配合多邊行動、且主動遊走於美歐俄與中東，積極扮演外交主動角色的想法，具體展現於這五年的外交行動。從貝魯斯科尼與外交部長弗拉提尼及其副總理菲尼的言論，欲把義大利的外交政策化為主動，非常明顯。貝魯斯科尼本人對政府間主義有興趣，如此一來，方能周旋於各會員國之間扮演穿梭協調角色。基於此，我們不難看出貝魯斯科尼在各國間協調，急欲把義大利拉上國際舞台的第一線，的確呼應了他之前屢屢在媒體與文章上所揭陳的外交政策。

總體而言，吾人可發現，貝氏的外交焦點並未做重大改變，對於傳統地緣利益如地中海、巴爾幹等政策未有大幅度改變，故主要變更方向是表現在過份傾向大西洋聯盟支柱，以及其外交手段與他個人外交色彩過重，其利益偏好將義大利帶回以國家主義為主的外交政策，置國家利益至上，而忽略義大利傳統依循歐盟的立場。此外，對以巴的中東政策方面也有背離傳統的嫌疑（與歐盟整體不符），如執政後期過度親以色列可茲證明，而此是謀求內部政黨利益（國家聯盟）的結果與其親美立場。細查導致貝魯斯科尼做此親美外交政策決定性因素，乃是對德法領導歐盟的不滿，省視箇中原因，貝氏個人的評斷因素與其個人外交色彩佔其大部分，且不乏內部執政聯盟的政黨因素所影響。貝魯斯科尼

⁹⁹ Sergio Romano, *Guida A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Da Badoglio a Berlusconi* (Milano: Rizzoli, 2002), p. 284.

政府對歐盟的疑慮，誠如柯塔所言，乃因貝魯斯科尼的義大利前進黨，菲尼的國家聯盟黨與波西的北方聯盟與傳統的歐洲政黨並無深厚淵源，因此對歐盟的歸屬感並非像其他政黨來的深，其執政聯盟中只有天主教民主聯盟向來較支持歐洲整合路線。以下，我們再加以歸納出貝魯斯科尼政府外交政策的特色與策略：

- 一、支持主動的多邊主義：如聯合國、北約與八大工業國會議。
- 二、講究雙邊的特殊關係：主動與美國、俄羅斯、英國、以色列、土耳其與利比亞等示好。曾為了支持俄羅斯普京鎮壓車城而與歐洲議會的譴責動議產生踴躍。設法與即將入會的中東歐國家交好，主動釋出善意並試圖拓展商業外交。與英美交好，以平衡德法在歐盟的力量。積極與「流氓國家」進行互訪，以鞏固油源供應。
- 三、藉謀求在國際上扮演居中協調者，突出義大利國際角色，積極遊走於美歐俄與中東之間。只是，種種看似「積極」的舉動，並未提升義大利的國際地位。舉凡2003年3月16日在阿左磊（Azores）的親伊拉克政府間會議，美國並未邀請義大利與會；同年10月21日，歐盟外長到德黑蘭開會並未知會義大利；2004年2月18日的德、英、法柏林高峰會議亦忽略義大利。
- 四、企圖平衡德法領導歐盟的力量以突出義大利角色：為達操縱歐盟的目標，偏好支持某些即將入歐盟的東歐國家，並由義大利主動出面建立與俄羅斯、土耳其與以色列的關係，期欲平衡歐盟中以德法為主的領導力量。貝氏期望減弱德法領導歐盟的權力，自視義大利為歐盟內強權的一支，無須對德法領導唯命是從。

平心而論，商業外交考量、扮演折衝角色，與把義大利帶上國際外交舞台的第一線（主動性），自視為外交重要角色、營造雙邊特殊關係等特色，大抵涵蓋了貝魯斯科尼政府的外交方針與手段。貝魯斯科尼政府積極拓展義大利的國際角色，與突出義大利的協調作用，並試圖鞏固地緣關係，即是貝氏外交政策的特點。

就其外交政策所帶來的影響：外交重心偏向美國，已部分造成歐盟中德法的不滿與招致孤立，進一步弱化義大利在歐盟的地

位，而其親美盟友——英國亦並非衷心接受義大利片面示好結盟，於開會時未通知義大利與會。即便貝魯斯科尼認定跟美國有相當交情，美國卻在發生駐伊拉克美國軍隊誤殺義大利軍官卡里巴里（Nicola Calipari）時，拒絕為此主持司法正義。其外交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有限，僅止於某些商業外交建樹上。然而咸信在一任親歐普羅迪的中左政府勢必嘗試修補與歐盟關係的裂縫，義大利貝魯斯科尼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至於對義大利在歐盟的未來招來陰影與不利影響。與俄羅斯的關係在貝氏積極與俄羅斯普京總統交好下，商業外交有實質的進展。貝魯斯科尼與普京的私人交情甚於之前的義大利歷任政府，無形中讓義大利有本錢穿梭在美歐俄之間，透過其協調於2002年4月北約與俄羅斯在共同架構下成立理事會，但細究義俄雙方關係頂多在經貿關係或雙方領袖私交方面取得大進展，義大利真正對俄羅斯的影響力其實有限。義大利的國際角色，在貝魯斯科尼的主動下，的確增加了參與國際舞台發言與露臉的機會，但是負面收穫甚於正面。

附表：主要的義大利政黨對歐洲整合的態度與偏好

	歐盟的國際角色	歐盟的制度設計	歐盟擴大	歐盟單一市場	歐盟對內部的影響
義大利前進黨 Forza Italia	歐盟與北約結盟	偏好政府間主義批評現行制度表現	對俄羅斯、地中海與以色列開放	開放更大的市場	有正面亦有負面影響
國家聯盟 National Alliance	獨立的歐盟	偏好政府間主義批評現行制度表現	歐盟是基督徒之地	歐洲堡壘	有正面亦有負面影響
北方聯盟 Northern League	1996年之前支持獨立的歐洲，目前不明	1998年之前支持超國家主義，後改為支持國家	歐盟是基督徒之地	重新引進國家稅收	1996年之前是正面影響，而後是負面影響
人民黨 PPI/Margherita Margherita	獨立的歐洲	支持超國家主義	對地中海國家開放	管制資本主義	正面影響
左派民主黨 PDS/DS	獨立的歐洲	支持超國家主義	對地中海國家開放	管制資本主義	正面影響
重建共產黨 Rifondazione Comunista	無明顯的角色	支持國家本身	對歐洲大陸開放	反對單一市場模式	負面影響

資料來源：Nicolò Conti, “Party conflict over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Italy: a new dimension of party,” *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Vol. 8, No. 2, 2006, p. 226.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普京稱俄願出兵伊拉克維和〉，《美國之音中文網》，2003/08/30，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3-08/a-2003-08-30-18-1.cfm>。
- 張孟仁，《戰後義大利政黨政治發展之研究（1945-2001）》。嘉義：私立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二、外文部分

- “Berlusconi: Attacco mirato senza vittime civili,” *la Repubblica*, 26 settembre 2001,
<http://www.repubblica.it/online/mondo/italiadue/berlusconi/berlusconi.html>.
- Aliboni, Roberto, and Greco, Ettore, “Neo-nationalism and neo-Atlanticism in Italian foreign policy”,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38, No. 1, 2003, pp. 81-90.
- Andreatta, F., 2001. “Italy at a crossroads: the foreign policy of a medium power after the end of bipolarity,” *Daedalus*, Vol. 130, No. 2,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qa3671/is_200104/ai_n8949653.
- Andreatta, Filippo, and Brighi, Elisabetta, “The Berlusconi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y: the first 18 months”, in: Jean. Blondel, and P. Segatti, (eds.), *Italian Politics: The Second Berlusconi Government*. New York: Berghahn Press, 2003, pp. 221-236.
- Andreatta, Filippo, e Brogi, Elisabetta, “La politica estera del governo Berlusconi: i primi 18 mesi”, in: Jean, Brondel e Paolo, Segatti (eds.), *Politica in Italia: i fatti dell’anno e le interpretazioni*, Bologna: il Mulino Press, 2003, pp. 221- 236.
- Andreatta, Filippo, e Hill, Christopher, “Italy”, in: J. Howorth, e A. Menond (e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National Defence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7, pp. 85-99.
- Andreatta, Filippo, e Hill, Christopher, “Struggling to Change: The Italian State and the New Order”, in: W. Wallace and R. Niblett (eds.), *Rethinking European Order: West European Responses, 1989-1997*. Oxford: St Martin’s Press, 2000.
- Attinà, Fulvio, “Cultura E Consenso n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Estratto da Annali 80*, Catania, Italy, Catagna: Galatea, Vol. 5, 1988, pp. 159-171.
- Attinà, Fulvio, “Italy’s EU Presidency”, *ECSA Review*, European Community Studies Association, Vol. 9, No. 3, 1996, pp. 9-14.
- Attinà, Fulvio, *Governi e Parlamenti nella formazione d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Catania: Cooperativa Universitaria Libraria Catanese, 1982/07.
- Azzarello, Francesco, “La concertazione europea nelle attività del Consiglio di Sicurezza”, in: Stefano Baldi e Giuseppe Nesi (ed.), *L’Italia al Palazzo di Vetro: Aspetti dell’azione diplomatica e della presenza italiana all’ONU*. Trento: University of Trento Press, 2005, pp. 23-29.
- Baldacci, Giuseppe, “La diplomazia italiana nell’era globale”, *Ideazione*, No. 6,

2002/11-12, pp. 107-115.

- Berlusconi, Silvio, 50 Years of Italy at the United Nations, Presidente del Consiglio e Minsi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Intervento alla 57° Assemblea Generale delle Nazioni Unite 13 settembre 2002, [http://baldi.diplomacy.edu/50/texts/2002Berlusconi\(it\).htm](http://baldi.diplomacy.edu/50/texts/2002Berlusconi(it).htm).
- Berlusconi's intervention is at 5, <http://www.esteri.it/attualita/2003/ita/interventi/index.htm4>.
- Brighi, Elisabetta, "One Man Alone? A Longue Durée Approach to Italy's Foreign Policy under Berlusconi",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41, No. 2, 2006, pp. 278-297.
- Brogi, Alessandro, *A Question of Self-Estee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d War Choices in France and Italy, 1944-1958*. Westport, CT: Praeger Press, 2002.
- Bull, Martin James, and Newell, James L., *Italian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 Buttiglione, Rocco, "L'Italia tra pace e guerra", *Ideazione*, No. 6, 2002/11-12, pp. 70-77.
- Campus, Donatella, "La formazione del governo Berlusconi," in Gianfranco Pasquino (ed.), *Dall'Ulivo al governo Berlusconi: Le elezioni del 13 maggio 2001 e il sistema politico italiano*. Bologna: il Mulino, 2002, pp. 275-294.
- Carbone, Maurizio, "Introduction: Italy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between the EU and the US?", *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Vol. 9, No. 2, 2007/08, pp. 97-98.
- Cassini, Giuseppe, *Gli Anni Del Declino: La politica estera del governo Berlusconi (2001-2006)*, Roma: Bruno Mondadori, 2007.
- Castellaneta, Giovanni, e Tarò Francesco M., "IL ruolo dell'Italia tra Europa e Stati Uniti", *Ideazione*, No. 4, 2005/07-08, pp.104-121.
- Conti, Nicolò, "Party conflict over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Italy: a new dimension of party competi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Vol. 8, No. 2, 2006/08, pp. 217-233.
- Cotta, Maurizio, e Verzichelli, Luca, "IL governo Berlusconi II alla prova", in: Jean Blondel. e Paolo Segatti (ed.), *Politica in Italia: i fatti dell'anno e le interpretazioni*. Bologna: il Mulino Press, 2003, pp. 49-71.
- Croci, Osvaldo, "Italian Security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Vol. 8, No. 2, 2003, pp. 266-283.
- Croci, Osvaldo, "La fine del consenso bipartisan? 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e la guerra in Iraq", in: Vincent Della Sala e Sergio Fabbrini (eds.), *Politica in Italia: i fatti dell'anno e le interpretazioni*. Bologna: il Mulino Press, 2004, pp. 125-144.
- Croci, Osvaldo, "Much Ado about Little: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Second Berlusconi Government", *Modern Italy*, Vol. 10, No. 1, 2005/05, pp. 59-74.
- Croci, Osvaldo, "The Americanization of Ital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Vol. 10, No. 1, 2005, pp. 10-26.
- Croci, Osvaldo, "The Second Berlusconi Government and Italian Foreign Policy",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37, No. 2, 2002, pp. 89-101.
- D'Alema, Massimo, "A new NATO for a new Europe,"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34, No. 2, p1999, p. 29-35.

- Discorso del Presidente del Consiglio Berlusconi alla Camera dei Deputati Silvio Berlusconi Camera dei Deputati, 25 settembre 2002,
http://www.democraticicristiani.it/terroismo/berlusconi_iraq1.html.
- Emiliana, Bertolini, 2006/07/27. "Italian foreign policy under Berlusconi: Striking the balance," *Working Paper for the course of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Bologna: University of Bologna,
<http://foreignpolicy.it/cgi-bin/news/adon.cgi?act=doc&doc=2191&sid=19>.
- Ferraris, Luigi V., *Manuale d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1947-1993*. Roma: Editori Laterza, 1996.
- Fini, Gianfranco, "Italiani, protagonisti in Europa", *Ideazione*, Vol. 6, 2002/11-12, pp. 27-33.
- Frattini, Franco, "La strada per la pace nel mondo passa per il Medio Oriente," Intervento del Ministro alla Camera, 8 March 2004,
http://www.esteri.it/ita/_38_90_01.asp?id1046&mod3&min1.
- Frattini, Franco, e Panella, C., *Cambiamo Rotta: La nuova politica estera dell'Italia*. Piemme: Casale Monferrato, 2004.
- Gilbert, Mark, "Suonare lo spartito sbagliato? L'Italia e l'Unione Europea nel 2004", in: Carlo Guarneri e James L. Newell (eds.), *Politica in Italia: i fatti dell'anno e le interpretazioni*. Bologna: il Mulino Press, 2005, pp. 121-140.
- Ginsborg, Paul, *Berlusconi: ambizioni patrimoniali in una democrazia mediatica*. Turin: Einaudi, 2003.
- Giovanni, C., 2002/7-8, "Un anno di politica estera", *Ideazione*, No. 4, pp. 37-43.
- Greco, Ettore, e Matarazzo, Raffaello, "La Convenzione Europea e il dibattito in Italia sul futuro dell'Ue", in: Alessandro, C. e Natalino, R. (ed.), *L'Italia e la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Bologna: il Mulino Press, 2003, pp. 119-130.
- Gualdesi, Marinella N., "L'ancoraggio dell'Italia all'Europa: identità, politiche, alleanze", in: Federico Romano e Antonio Varsori (eds.), *Nazione, interdipendenza, integrazione: Le 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dell'Italia(1917-1989)*, Volume primo, Roma: Carocci editore Press, 2005, pp. 195-221.
- Guerra senza le Nazioni Unite Tutte le frasi di Berlusconi,
<http://www.repubblica.it/online/politica/italiairaqdieci/onupremier/onupremier.htm>.
- Ignazi, Pietro, "Al di là dell'Atlantico, al di qua dell'Europa. Dove va 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il Mulino*, Vol. 704, No. 6, 2004, pp. 267-276.
- Lucarelli, Sonia, "L'Italia e i Balcani occidentali", in: Alessandro Colombo and Natalino Ronzitti eds., *L'Italia e la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Bologna: il Mulino, 2002, pp. 203-217.
- Ludovico, Garruccio, "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le scelte di fondo e il retroterra culturale",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1992/02.
- Mammarella, Giuseppe e Cacace Paolo, *La politica estera dell'Italia: Dallo Stato unitario ai giorni nostri*. Roma: Laterza Press, 2006.
- Maravalle, Maurizio, "L'immagine d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in: Norman Kogan, Carlo Mongardini, Mario P. Salani and Maurizio Maravalle (ed.), *Realta` e immagine d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Milan: Giuffre` Editore, 1980, pp. 13-37.
- Martini, Mauro, 21/04/2004. "Berlusconi a Mosca con un occhio all'Iraq",

- http://www.lettera22.it/showart.php?id=1312&rubrica=11.
- Massimo, de Leonardi, "L'Italia, La Nato e l'Occidente", *Ideazione*, No. 6, 2002/11-12, pp. 211-224.
- Maurizio, Cotta, "Berlusconi alla seconda prova di governo", in: Paolo, B. e Martin, B. (ed.), *Politica in Italia: i fatti dell'anno e le interpretazioni*. Bologna: il Mulino Press, 2001, pp. 163-184.
- McDonnell, Duncan, and Albertazzi, Daniere, "Introduction: Enough Vaccine? The Berlusconi Years," *Modern Italy*, Vol. 10, No. 1, 2005/05, pp. 1-15.
- Menotti, Roberto, "Italy: uneasy ally," in: G. A. Mattox, and, A. R. Rachwald (eds.), *Enlarging NATO. The National Debat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ress, 2001, pp. 91- 107.
- Molinari, Maurizio, *L'interesse nazionale. Dieci storie dell'Italia nel mondo*. Roma: Laterza Press, 2000.
- Morata, Francesc, "La presidenza italiana dell'Unione europea: un semestre anomalo", in: Vincent, Della Sala e Sergio, F. (ed.), *Politica in Italia: i fatti dell'anno e le interpretazioni*, Bologna: il Mulino Press, 2004, pp. 145-166.
- Morisi, Paolo, "The Second Berlusconi government, the parties and the president: A new European policy?" *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Vol. 8, No. 3, 2006/12, pp. 327-341.
- Neal, Pernilla M., "The new foreign policy", in: Katz, R. S. and Piero Ignazi (ed.), *Ital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Year of the Tyco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pp. 159-168..
- Nicolò, Conti, "Europeizzazione e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un framework per l'analisi",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Florence, 2006.
- Nuti, Leopoldo,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Italian Foreign Policy, 1861-1999", *Cold War History*, Vol. 2, No. 3, 2002/04, pp. 93-110.
- Nuti, Leopoldo, "The richest and farthest master is always best", in: M. A. David (ed.), *The Atlantic Alliance under Stress: US-European Relations after Iraq*.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90-200.
- Nuti, Leopoldo, "The role of the US in Italy's foreign policy",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38, No. 1, 2003, pp. 91-101.
- Nuti, Leopoldo, *Gli Stati Uniti e l'apertura a sinistra: Importanza e limiti della presenza americana in Italia*. Roma: Editori Laterza, 1999.
- Parker, Simon, "Introduction: A Tale of Two Italies-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in the Italian Republic, 1994-2006", *Modern Italy*, Vol. 12, No. 1, 2007/02, pp. 1-15.
- Pasquino, Gianfranco, "The Five Faces of Silvio Berlusconi: The Knight of Anti-politics", *Modern Italy*, Vol. 12, No. 1, 2007/02, pp. 39-54.
- Pera, Marcello, "La seconda Repubblica in Italia: dove sta andando?", *Working Paper*, American Consortium on European Studies Washington DC, 2002/06.
- Pera, Marcello, "Sicurezza nel Mediterraneo", *Ideazione*, No. 6, 2002/11-12, pp. 251-263.
- Pierluigi, M., "Così ho cambiato la politica estera, Dieci anni dopo: Politica e società nell'Italia che cambia 1994-2004: gli interventi di Silvio Berlusconi", *Ideazione*, 2003, pp. 5-15.
- Rimanelli, Marco, *Italy between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Diplomacy and*

- Naval Strategy from Unification to NATO, 1800s- 2000.* New York: Peter Lang Press, 1997.
- Roberto, Alessandro, “La politica estera del governo Berlusconi”, in: Alessandro Colombo e Natalino Ronzitti (eds.), *L’Italia e la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Bologna: il Mulino Press, 2003, pp. 81-91.
- Roberto, Aliboni and Greco, Ettore, “Foreign Policy re-nation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Italian debat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2, No. 1, 1996, pp. 43-51.
- Romano, Sergio, “Berlusconi: il rovesciamento delle priorita` tradizionali Affari internazionali”,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41, No. 2, 2006/06/15, pp. 101-108.
- Romano, Sergio, *Guida A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Da Badoglio a Berlusconi*. Milano: Rizzoli Press, 2002.
- Romano, Sergio, *Guida A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Da Badoglio a Berlusconi*. Milano: BUR Saggi Press, 2004.
- Romeo, Giuseppe, *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nell’era Andreotti (1972-1992)*. Roma: Rubbettino Press, 2000.
- Romero, Federico, “La selta atlantica e americana”, in: Federico Romano e Antonio Varsori (eds.), *Nazione, interdipendenza, integrazione: Le 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dell’Italia(1917-1989)*. Roma: Carocci editore Press, 2005, pp. 155-172.
- Roncarolo, Franca, “Campaigning and Governing: An Analysis of Berlusconi’s Rhetorical Leadership”, *Modern Italy*, Vol. 10, No.1, 2005/05, pp. 75-93.
- Sacco, Giuseppe, “L’Italia nel quadro globale”, *Ideazione*, No. 6, 2002/11-12, pp. 88-96.
- Saiu, Liliana, *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dall’Unità a oggi*. Roma: Laterza Press, 2005.
- Sforza, Carlo, *Cinque anni a Palazzo Chigi. 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dal 1947 al 1951*. Roma: Laterza, 1952.
- Spagnolo, Carlo, “Reinterpreting the Marshall Plan: The impact of the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me in Britain, France, Western Germany, and Italy (1947-1952)”, in: Dominik Geppert (ed.), *The Postwar Challenge 1945-195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75-298.
- Tarchi, Marco, *L’Italia populista, dal qualunquismo ai girotondi*. Bologna: il Mulino, 2003.
- The interview with Undersecretary for Foreign Affairs, Alfredo Mantica, in Il Secolo d’Italia, 7 February 2002 as well as Franco Frattini, ‘La strada per la pace nel mondo passa per il Medio Oriente’ Intervento del Ministro alla Camera, 8 March 2004, http://www.esteri.it/ita/6_38_90_01.asp?id1046&mod3&min1.
- Tosi, Luciano, *L’Italia e le organizzazioni internazionali: Diplomazia multilaterale nel novecento*. Padua, 1999.
- Tripodi, P., 1996. “A half -century of Italian foreign policy,” *Contemporary Review*, <http://www.encyclopedia.com/doc/1G1-18826921.html>.
- Varsori, Antonio, “Europeismo e Mediterraneità n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in: Massimo de Leonidis (ed.), *IL Mediterraneo n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del secondo dopoguerra*. Bologna: il Mulino Press, 2003, pp. 353-361.

- Walston, James, "Ital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Republic. Changes of Form and Substance," *Modern Italy*, Vol. 12, No.1, 2007, pp. 91-104.
- Walston, James, "Italian Foreign Policy: Light and shade in the second Berlusconi government", *ASMI Conference Paper*, 2004/11.
- Wolff, Elisabetta C., 2002. "La politica estera del governo Berlusconi in Italia: continuità o frattura?" *Working Paper*, Oslo: Università di Oslo.
- Zanoni, L., 2007. "I Balcani priorità della politica estera italiana", <http://www.osservatoriobalcani.org/article/view/6674/>.

三、報紙

Corriere della Sera
Financial Times
IL Sole 24 Ore
L'Unità
la Repubblica
La Stampa

Abstract

Second Berlusconi Government completed his governance for five years, which is a rare spectacle in the current Italian political histor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view and an assessmen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second Berlusconi government. The first section proceeds to the review of the changes Italian foreign policy underwent at the post-Cold War.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the question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regarding the two traditional pillars of Italian foreign policy, namel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Atlantic Alliance, during the second Berlusconi government's time in office.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changes in foreign policy between European Pillar and American Pillar of second Berlusconi government came into being. The aspects of Berlusconi's foreign policy are mercantilism, mediator-orientation and the priority of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highlight of Italian role in the global stage.

Keywords: Italy; Foreign Policy; Berlusconi; Atlanticism and Europeanism